

汉语中的数字趣谈

王 晓 光

1. 引言
2. 中国人对于数字的好恶
 - 2-1 喜双不喜单
 - 2-2 喜多不喜少
3. 数字在现实生活中的特别意义
 - 3-1 年龄数字的忌讳及其他
 - 3-2 现代社会中数字的谐音运用
 - 3-3 谐音是汉民族认知方式的一种体现
4. 结语

1. 引言

中国的一二三等数字是数字，也是汉字，除了表示其本身的客观数目之外，一直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因为中国的学问长于道德的实践和思考，自古以来数学也被运用于思维言谈中，文化含义也渗透在中国人的数字观中，数字文化成为古人思维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延续至今，依然活跃在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中国人的数字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数字的好恶，二是对数字在现实中的联想性运用。

2. 中国人对于数字的好恶

汉语的感情色彩很明显，数字作为一类特别的语言文字，也被附加了好恶的色彩，这在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2-1 喜双不喜单

数字分为偶数和奇数，在这个大的范围内，一般的情况下中国人喜欢偶数，不喜欢奇数。

中国人较喜欢双喜临门，好事成双，在结婚、开业以及其他可以选择日期的场合，都要取偶数避单数，如结婚被称为人生大事，结婚之日称为大喜之日，这个日子一定要选个双日子，如果阴历阳历都是双号最好，如果不能做到都是双数，至少阴历要双号。在古代这种讲究尤为严格，不仅婚礼要力求双日，聘礼也要求双，就是记载聘礼的文字，写法也颇有讲究，绝没有落单的字眼，如鸡鸭写成：“德禽四翼”、“家凫四掌”，而不是“鸡两只”、“鸭两只”。金镯则写“金镯成双”，蜡烛写成“喜烛双辉”，订婚双方互送生辰八字给对方，记录其生辰八字的字数也一定要凑成双数，如果记述的文字为单数，则加上个“吉”字来补足。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的词占优势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似与此不无关系。在这种庆喜庆场合，中国人送的红包内一定是双数的礼金，意为二人成双成对，白头偕老，如果送单数，让人会想到“落单”，是非常不吉利的。至于丧事，则送单数的奠仪，免得祸不单行。

在许多地方，过年蒸馒头包饺子，也都会注意其数目一定为双数。送礼物时，物品也以双数为吉。又如婚礼宴席或者其他缘由请人吃饭，简单的是四菜一汤，取四季平安之意。再多则是六菜一汤，八菜一汤，十菜一汤，以此类推，但是绝不能以单数作为菜的量，甚至在凉菜热菜的搭配上也要去讲究双数。

对于双数的喜爱，与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息息相关，中国传统审美观讲究对称美，双数是最容易形成对称美的基数，这种对称甚至可以体现在语言上，如“天造地设”、“朝闻夕死”、“鸳鸯戏水”、“龙凤呈祥”、“满招损，谦受益”等，四六字语言，整齐对称，朗朗上口，深受人们喜爱。

现代人中国人不喜欢四这个数字的发音，但是古代人也很喜欢四的。因为以四为基数，不但可体现出一种对称美，还可以产生一种完全的效果，如人有四肢，地有四方，时有四季，吉祥语有“四角俱全”、“四喜临门”、“四季平安”等，当无法全部罗列时，便以“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生老病死”等寥寥四字，将人生全部意义包容纳进。

可见这种对于单数的排斥和对于双数的喜爱，是人们基于生活经验而形成的一种人生经验的迷信，而并非伴随着数字天然产生的，《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说：“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可见单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含义。所谓的喜双不喜单，不过是中国人人生经验的美好愿望之一而已。这种喜好，来源于中国人求全求多心理。这是数字观上的另一个明显特征。

2-2 喜多不喜少

中国人的人生愿望里，以多为吉祥，而以数字表示多的，多是单数，比如三和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是很特殊的数字，它常常代表着多，也往往表示数字的一个极限，即已经到头了。一般认为这源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①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基础，三以后就不往下说了，后面就是无穷大。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限，“三”扮演着关键角色。古文中留下了大量关于以“三”来表示多的说法：“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郑风·子衿》），“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周易·明夷》），“三思而行”（《论语·公冶长第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曹刿论战》），“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娄离下》），“三寸之舌”（《史记·平原君列传》），“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师表》），可谓数不胜数，至今人们耳熟能详。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这个数字往往表示数字大的极限。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叫“一而再，再而三”，汉语中的“再三”这个词，至今依然活跃，都指的是反复多次的意思，我们说“再三”强调，而不需要说“再四”强调，到三就结束了。三代表了多，因而某种程度受到人的喜爱，如民间流行的图案里，常有“三多”佛手柑、桃和石榴三种水果，寓意着“多福、多寿、多子”，这三多具备了，人生便堪称完美。

九也是人们很喜欢的一个数字。在古代，“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以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之以九，以见其极多，此言语之虚数也。”^②在古汉语中常用“九”表示最高数，“九”又与“久”谐音，所以自古为人们所喜爱。历代皇帝更爱“九”，他们穿九龙袍，造九龙壁，举世闻名的故宫里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高度都是九丈九尺；故宫里门上的门钉，也都是横九排、竖九排；台阶的级数也是九或九的倍数；故宫内宫殿房屋总数为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皇帝这个人也称为九五至尊。这诸多的九，一是显示地位至高所拥有的至多，二是想使其天下永久。

地球上金木水火土五要素，古人用来归纳自然界的繁复现象，也代表了中国人福、禄、寿、安、康五大心愿。五福临门是喜庆场合常见的颂词。年画中有五童子，意味着五子登科，指的是希望人生五大愿望得以实现，这同样是一种完美的人生。因而在这个时候，五也是受到人们喜爱的。数字五变成一个文化意蕴十分丰富的特殊数字，据说源于战国后期阴阳和五行合流的阴阳五行说。其实《尚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五的词语，如三坟五典、五辰、五礼、五刑、五教、五行、五服、五言、五色、五彩等，《周礼》中也有五卒、五家、五党、五毒、五岳、五世、五等、五庙、五稔、五辞、五正等等，所以有人认为“也许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把各种纷纭的现象归纳为五类的习惯”^③。后世的儒教认为五居九个数字之中，不偏不倚，与其“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很吻合，他们对于五行的认可愈发推动了五这一数字的抽象化和神圣化。

以上看来，在理论上，古代中国人几乎给每一个数字都赋予了美好的意义。但现实生活中，并非完全如此，人们对于特别的数字也有特别的讲究。这种讲究是中国人对数字文化很现实的联想与运用，也是汉语中数字非常显著的实用性特征。数字在现实生活中的特别意义是中国人追求现实，祈福求吉、趋利避害的心理所致。

3. 数字在现实生活中的特别意义

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指的是道，二指的是阴阳，三则是阴阳派生出来的诸多东西。这成为中国古代对于一的惯识，《礼记·礼运》的“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四时”、《吕氏春秋·大乐》中的“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等都不外乎此意。许慎《说文解字·一部》

认为：“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事”。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数字就带有很大的务虚性，在表达一定数量的同时，更兼顾着特定的文化含义。汉语中的数字是与哲学思维交织在一起的。在现实中本很客观具体的数字，常被赋予特别的虚化意义，有的由来已久，有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而出现的。现举几个特例说明。

3-1 年龄数字的忌讳及其他

在中原一带，普遍人忌讳四十五、七十三、八十四等岁数。据《北平风俗类征·语言》引《朔纪》云：“燕人讳言四十五岁，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讳言四十五岁，据说其由来与包公有关。包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正直无私，不畏权贵，为百姓伸冤做主，所以深受百姓爱戴，被称为包青天，但是包青天也并非无所不能，传说他四十五岁那年，遇到了种种凶祸不吉之事，四十五岁时，被百姓神话为青天的包公难逃厄运，一般人更不用说了，于是四十五岁渐渐成为民间一个忌讳的年龄。至今仍有此俗流行。

岁数忌言七十三、八十四，影响范围更大，这与孔孟二圣的终年有关。孔子是七十三岁去世的，孟子是八十四岁去世的。因此人们认为这两个岁数是人生的大关口，圣人尚难逃避的一关，所以都很忌讳。民间俗语中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眼窝刺”等说法。人们认为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生中的一个槛，老人忌讳说自己七十三岁，八十四岁，到了七十三、八十四岁，说起来或加一岁或减一岁，以求言传心声，平安过去这两个年龄，一旦过去无论是家人还是老人自己，都会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意味着老人过去了一个难关。至今民间传说这两个岁数去世的老人多，笔者认为人们过于关注在这个年龄的离世，而忽略了其他去世的年龄的原因。即便真是这两个年龄老人容易离世，恐怕跟这种心理导致老人紧张继而导致身体出现问题有关。

九是数之极，因此不适合于普通人，特别是一些名人遇九不利的事儿更容易被人渲染夸大，民间认为普通人应该慎重选择与9有关的日子行事。民间已届高龄的男性，向来有做九不做十的做寿习惯，五十九、六十九、七十九岁逢九的人过生日会好好庆祝，而六十、七十、八十逢十的生日则一般不会隆重祝寿，因为民间有“人生多磨难，小难天天有，大难三六九”的说法，认为逢九之年为厄年，是人生的一道关，为了化解厄年之运，用做寿的喜庆气氛冲去不吉利之事。还有一个原因是“十”意味着“满”，“满”则“溢”，满又意味着完结，这与“做寿”庆祝长寿的气氛极不相符，“9”既为数字之极，又为阳数，不仅可与天之阳相合，又可与天长地久之“久”字音相谐，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考虑，过“九”比过“十”更为吉利，所以老人寿辰一般都要提前到逢九之年做，并作大庆，叫做“过九”。有的地方不但逢59岁、69岁、79岁等所谓“明九”之年需要做寿以避讳，还要注意所谓的“暗九”，即为九的倍数的年份，如63岁、72岁、81岁时，也要在适当范围内庆贺一下。过百岁，则指的是小孩子出生后的第一百天的庆祝，老人真正到了百岁也比较忌讳，因为百岁常常用来指人寿之极限，如“百年和好”、“百年之后”等等都是暗含寿限之极百年归天离世之意的，所以会有一些过百的老寿星在被问及年龄时，总是说九十九岁，到了九十九岁，便不再添寿。

关于年龄的数字也还有很多说法，如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七岁八岁狗也嫌，人过三十不学艺等等，其实都是对某一特定数字的人生特征的总结，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论语·为政》），于是后代称15岁为“志学之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更是被中国人奉为人生经典经验。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为人所喜爱（杜甫：《曲江》），后人就依此诗称70岁为“古稀之年”。本来只是具体平常的年龄数字，由于人们的心理暗示或是生活经验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关于年龄，还有很多说法，比如豆蔻、及笄、弱冠、花甲、耄耋等等，都是特定年龄的代名词，但因与现代人的生活关系疏远而已渐渐淡出。

虽然现代社会中对这些传统的年龄不再像古代一样拘泥，但是也会根据生活经验而赋予某个年龄不同的含义，如80后，90后便是根据不同的特征而赋予80年代、90年代生人的特定称呼，现在所谓的剩男剩女现象，也与某一年龄有关，网络媒体根据城市乡村、男女性别而为未婚男女制定了一个标准年龄，一旦到了这个年龄还未结婚，便被视为剩男剩女，于是本没有任何特定意义的普通数字和婚姻关联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剩男剩女现象。而作为剩男剩女标准的年龄数字，人们对之关注的不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之外的当事人的婚姻状况。

3-2 现代社会中数字的谐音运用

社会生活中的数字含义是与时俱进的，也因人而异。但是这些数字的特别含义大都包含了人的愿望。比如中国人喜欢8，因为8是和发财的发谐音，这是近些年随着人们致富的渴望而出现的，一般人不喜欢4，因为跟死谐音，但是也有人很喜欢4，比如学音乐的人，4是音符12345的发，这比8更靠近发财的意思，因而他们这类人对4情有独钟。

现代人对某个数字的喜欢方式，是直接选用这个数字作为自己某种标志，最常见的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直接对于这些数字的运用，直接体现了使用人的某种心态，也可以直接成为他人判断其身份和心理的标准之一。

网络时代数字因其简单含蓄，被很多年轻人喜爱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网络语言，如用 1314 是指“一生一世”，886 指的是“拜拜咯”，9494 即“就是就是”，8006 是“不理你咯”，4242 是“是啊是啊”，88 是“BYEBYE、再见”，555 则表示哭的象声词“呜呜”，类似这样的数字网络语言非常多，与传统数字中隐含蕴意不同，这些网络数字语言，简单活泼，通俗易懂，使讲话聊天生动活泼，有新鲜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与传统意义沉重的数字相比，这些新出现的数字意义没有了以往数字含义的厚重，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调侃，特别是社会压力大的当今，这些数字语言的出现无疑成为单调的生活的一种调料。

古今数字中的特别意义，包括所谓的忌讳，其实都是个人意志对于这些数字的人为附加而已，是使用者愿望的一种折射。但现代社会中数字意义的运用，发挥联想的少，运用谐音直接附会的比较多。对于数字的好恶，也大都源于谐音，比如 4，也是因为与死谐音，许多人不喜欢，许多人喜欢 8，因为和发财的发谐音；许多中国人喜欢 9，因为汉字长久的“久”和数字九是发音相同的，因而手机尾号为 9，号码中 9 越多越好；车牌号除了 8 外，9 也是经常被那些有实力的人“拿”走；诸如此类很多，可以说不胜枚举。

中国人结婚亲友送钱以前一般关系是 200，现在因为物价飞涨，200 已经太少了，300 除了是单数之外，还因为 3 听起来像“散”（散，分散，散伙都是分开的意思），400 虽然是双数，但 4 听起来跟“死”是谐音，500 是单数，也是非常不吉利的，所以现在的婚礼份子钱，这几个数字都是忌讳，于是这种份子钱就从 200 直接升到了 600，这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笔经济负担，所以现在收到红色的结婚请柬，便称收到了“红色罚款单”。有聪明的人，会送上 299 元，意思是二人长久。这也是对谐音的巧妙运用。

这种谐音的运用经常被尽可能地延伸扩展，例如现在有一些人对于 7 情有独钟，这来于成语七上八下，很多人希望自己在事业上能够再上一层，因而喜欢选择有 7 的号码作为电话号码车牌号等等，似乎与“上”相邻的七也可以借助于“上”这个字，真的使人生再上一个台阶，所以现在的 7 也很受欢迎，尤其是官场之人喜欢 7 甚于 8。

3-3 谐音是汉民族认知方式的一种体现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汉民族认知世界往往从直觉体悟切入，然后以比附联想展开，因而语言背后之意蕴也十分丰富。这种善于比附联想的民族心理，加之语言中特殊的语音结构，生成了汉民族的谐音思维，汉语中的数字文化特别是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数字语言大都是谐音运用的结果，这使单一意义表达的直白与单调，借所谐之音而变得含蓄雅致。汉民族一向相信语言的力量，古人把语音同人心密切联系在一起：“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④虽然在现代社会，语言巫术和语言迷信被淡化，很多人未必相信同音或谐音的互渗互动关系，但这种谐音的惯性依然继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8”就是“发”，“584520”就是“我发誓我爱你”，抱着“十全十美”的美好愿望，“食全食美”成为饭店的名字，过年打碎东西意味着“岁岁平安”，室中摆上花瓶便可以求平安……这是避凶趋吉心理的一种安慰，更是民间幽默与智慧的一种体现，在客观事实上促成了数字文化的出现，也丰富了汉民族语言的表达。

4. 结语

如果说传统的数字意义是汉民族趋利避害的民族心理所致，是一种语言迷信，那现代人所赋予的数字意义，则转为一种对于生活的调侃，这些调侃丰富了语言的表达，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关于数字的联想意义，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必将还有新的说法出现。

参考文献：

- ①《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②（清）汪中：《述学内篇·释三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③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④《礼记·乐记·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